

趙紫陽訪問「東協」四國的任務與評價

羅石園

中共「總理」趙紫陽於八月六日首途，率領九人代表團——包括「外貿部長」李強，「副外長」韓念龍、「國務院副秘書長」陳楚等，訪問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後，再經泰國與其首相及外長在機場會談兩小時，即飛返廣州，據他啓程前向記者宣稱：此行目的，乃為增進了解，加強友誼，促進合作，至於東主團邀請他到訪的用意何在？一般多認為當以要求北平斷絕與各該國共黨關係為前題——尤其馬、新兩國。經過為期九天的訪問，能否達成他所宣佈的任務？主要關鍵在於他所表明的對各國共黨藕斷絲連的說法，能否獲得各國朝野的相信不疑？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值得探討的訪問動機

據本年七月廿七日「合衆社」北平電稱：「中共總理趙紫陽，定於八月初向東南亞進行引人注目的訪問，將分訪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繼後再決定經曼谷機場與泰國領袖會談後始返回）」。官方「新華社」僅一句話的新聞稿稱：「身兼中共副主席的趙紫陽，應菲、馬、新三國政府邀請，定八月六日首途赴三國訪問」。趙紫陽是於七月中旬在紐約召開之高棉問題國際會議後，始決定進行這次訪問的，因為中共與「東協」在會議中的意見發生紛歧……趙的此行，最受關注的一站為吉隆坡，屆時馬方官員肯定會向他質詢中共支持馬共問題，馬共乃以推翻大馬政府為目標。此外馬方對中共意向深為疑慮的，為北平對大馬華人的立場，因為華人支配該國經濟……①。

「新華社」發佈趙紫陽「東協」三國之行的新聞稿，何以如此簡短而又特別標明這位國務總理身兼黨的副主席？顯然是由於

註①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七、廿八、二版。

他此行的任務繁重複雜，一時難以言宣；其所以要特別表明他在黨內爲第二號巨頭，則由於中共一向對「東協」國家，強調「政府與政府間的友好，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而目前中共黨方對各該國共黨的立場已略有改變，故欲藉趙某的雙重身份表明此項改變乃出於北平黨政雙方的決定而取信於「東協」各國。

誠然，中共與「東協」對高棉問題立場的歧異，在紐約舉行的國際會議席上，已表現得非常尖銳而顯明。「亞西安」所預擬的宣言草案中原規定：在越軍全部撤離棉境時，由「聯合國」和平部隊入棉接防，同時組成棉人過渡政府，及將高棉各派部隊全部解除武裝，俾由聯合國派員監督選舉，使高棉新政府能在自由選舉下產生。此不僅中共代表堅決反對，連北平所有的傳播機構，亦同聲指責此乃「聯合國」干涉高棉內政而越俎代庖。繼後雖經法國從中協調，從宣言中將此兩點略而不提^②，但在「東協」，則已因此更認清了中共的陰謀——必須保持棉共政權與部隊的武裝，以便中共勢力在印支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捲土重來。

趙紫陽此次「東協」之行的主要任務，固然在謀求彌補高棉問題國際會議時所出現的裂痕，殊不知此種分歧，早在上年「聯大」閉幕之後，即已開其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即已明言：民主高棉政權，雖已一再由「亞西安」殫精竭力，得以在「聯大」繼續維持其代表權，惟以其惡名昭著，如果不能澈底改組更換領導人，讓國際間耳目一新，則在下屆「聯大」中，「亞西安」亦將無能爲力。李氏且明白指出：在抗越陣線的棉人非共領袖中，無論宋山、施亞努、英丹出而領導「民主高棉」政府，都非常適宜。否則金邊的亨桑林政權，遲早總會取代「聯大」的高棉代表席位^③。

繼後泰國首相普端姆及李氏先後應邀訪問北平，除了商討棉共政權的改組問題外，且包括了「東協」國家一致敦促中共必須切斷與五國共黨關係的問題——亦即中共所企求的「東協」與它聯合反霸，須視它能否確實履行不再支援「東協」各國造反夥伴的諾言？其實，「東協」對越俄侵棉所擬訂的外交進軍，在贏得第一回合勝利後，其次一步驟，則包涵了兼制北平，以迫使它在越軍撤離高棉後，無法再藉棉共及各國共黨以取代越俄在東南亞樹立霸權^④。

二、趙紫陽說詞的藍本

自上年底泰、新領袖次第訪平，至今年春間趙紫陽到曼谷答聘，其所以遲至七月底始決定再有「東協」之行，即可說明中共

註② 入法新社V聯合國電、一九八一、七、十七。

註③ 李光耀答「遠東經濟評論」主編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出、三版。

註④ 「當前中共對高棉策略之剖析」、本刊、廿卷、第七期、拙著。

面對「東協」外交戰略第二階段的作戰目標，在因應上已感到困難重重。正如大馬「新海峽時報」所指出的：中共企圖拉攏大馬對抗越俄，但又繼續支持馬共叛亂。倘欲二者得兼，無異是痴人說夢^⑤。事實上，趙紫陽今春訪泰前夕，已經停播了十六個月之久的泰共電臺，突然又恢復廣播。此即表示北平對其在東南亞各國的夥友，仍像以前一樣，當它與各國政府領袖觥籌交錯時，必會支持各該國共黨將顛覆活動升高，以表明它斷不會爲了結好新交而拋棄舊夥。然而今日已時移勢轉，在河內倒向莫斯科後，中共在印支僅有的殘餘勢力——棉共流亡政權，不得不藉「東協」的維護，以圖苟全。因此中共在繼續支援「東協」各國共黨方面，不能不另有一套說詞，藉以掩人耳目，並使趙紫陽在訪問時，可以獲得東主國朝野的同情。

不過中共認爲此事體大，斷非少數當權者在短期內所可能決定。以致趙紫陽於今春訪問泰國後，必須等到六月廿七日中共「六中全會」，才擬定此項說詞。在該會通過的所謂「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其第卅項第三小項特別標明：「……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和建設道路，只能由本國人民自己去找尋、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將堅持這樣的原則立場」^⑥。

至七月一日，胡耀邦在中共「建黨」紀念大會上更明白地指陳：「我們願意再一次鄭重宣告……我們決不干涉任何外國黨的內部事務」^⑦，可見中共的對外——尤其是對「東協」國家策略，在形式上已略作修正，以便爭取國際友誼而進一步反抗越俄。趙紫陽的「東協」之行，便是依據上項決議作爲說詞的藍本，藉以對付「亞西安」外交作戰第二階段的戰略——迫使北平放棄支援五國共黨奪權的要求，因此，當趙某抵菲時，作爲中共海外宣傳工具的香港「大公報」即在專欄中以「六中全會後首次出訪」爲題，指出：「……今年聯大開幕後，有關高棉問題怎樣處理？看來將是這次訪問的主題……」^⑧。

由此，不難看出：「東協」爲了對抗越共侵棉，不惜與北平聯合，並在外交戰線上一致向河內進軍，頗有墜入中共反霸統戰叢中之勢。但實際上，此一區域組織各國領袖，亦早有兼制北平的意圖，即一方面必須迫使棉共將「民主高棉」政權，交由棉人非共抗越領袖執掌；一方面更須北平確切放棄對各國共黨的支持。一般多認爲趙紫陽的「東協」之行，乃出於中共的主動，旨在進一步將反霸統戰向「亞西安」推銷，其實北平只是被動，不得不爲了應付「東協」的「兼制」策略而煞費周張。

三、菲律賓何以成爲訪問首站

註⑤ ▲美聯社V吉隆坡電，一九八一、八、十。

註⑥ 「從趙紫陽談話看中共對東南亞策略」，「聯合報」社論，一九八一、八、十一、二版。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八、七、縱橫談，施君玉撰。

菲律賓之所以被北平選擇作爲趙紫陽此行的首站，顯然是由於雙方關係比較親近緩和，加上非外長羅慕洛又是「東協」輪值主席。所以「路透社」在趙某訪菲前從馬尼拉所發出的電訊稱：預料趙某訪菲爲一項不致引起爭執的行程^⑨。可見北平對趙的此行小心翼翼，唯恐造成不歡的結果，連訪問國家的先後次序，都經過了悉心安排。

自馬可仕由實施軍法統治至解除戒嚴令而成立過渡政府，這位菲國實行寡頭統治的總統，一直企望將非共「新軍」與南部回教「摩洛叛軍」所掀起烽煙，以及非共外圍學生組織與在野黨相互結合而形成的學潮暴亂，能够經由他個人獨裁而予以撥亂反正。北平既對非共「新軍」和其外圍學生團體，具有強大的影響控制力量，且可向非出售大量原油，以免馬尼拉在清剿回民叛軍時，受到中東回教國家禁售原油的威脅。這便是馬可仕願受中共籠絡而與之建交，並於建交後使雙方成爲重要貿易伙伴而相當親近的來由。但由於菲方與中共貿易一直處於逆差，且與年俱增，所以趙紫陽訪菲，乃以談判雙方貿易如何平衡爲主題，遂使馬可仕應允不強調要求中共切斷與非共的關係。

趙某抵達馬尼拉時，所受的接待，不像其後在吉隆坡與新加坡所面臨的新聞評論矢石交攻，也沒有東主國領袖們唇槍舌劍的質詢，而是夾道歡迎，觥籌交錯。因此他在各種場合，能够以「六中全會」的決議案爲藍本而暢所欲言。當八月七日趙紫陽抵菲的當天，馬可仕在歡迎宴上的致詞，雖祇簡略地表明：希望趙的此來，能够加強中共與菲國互相合作和友好關係；但趙的答詞則相當冗長，表明他此次訪問，乃爲了爭取侵棉的廿萬越軍全部撤離，藉使高棉成爲一個獨立、中立及不結盟國家，並指出中共懇地希望東南亞成爲和平穩定與繁榮地區^⑩。趙某答詞的前一部份在標明其此行的主要任務——與「東協」領袖尋求進一步解決高棉爭端的方策；後一部份則在暗示中共將對「東協」國家共黨叛亂不再支持。

繼後經過與馬可仕的兩度閉門會談，據菲總統府宣稱：趙紫陽曾作出保證：中共無意在東南亞稱霸或建立勢力範圍，理由是由中國大陸人口衆多，經濟基礎薄弱，所以不得不走向發展經濟的道路，以供應人民在生活方面的基本要求^⑪，言外之音，在說明當前北平政權，爲了謀求經濟發展，以解決十億人口的生活問題，已經自顧不暇，又那有餘力向東南亞建立霸權？他接著表明：中共希望有一個強大而團結的「亞西安」，以便保持此一區域的和平穩定。所以馬可仕指出：趙紫陽的保證，將有助於消除有關中共對此一地區意圖的種種誤解^⑫。

註⑨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五、一版。

註⑩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八、七、二版。

註⑪ 美聯社「馬尼拉電」，一九八一、八、九。

註⑫ 路透社「馬尼拉電」，一九八一、八、九。

四、馬可仕的兩面手法

馬可仕對趙紫陽的接待，似乎先已有了默契。他除了不對中共與菲共關係提出尖銳的質詢而外，且將趙的保證說詞，予以闡釋宣揚。此外，馬可仕雖曾指責中共支持亞洲各國共黨從事顛覆活動，但菲國官方又透露趙紫陽曾予「誠懇」地否認，並指出中共與菲共、馬共早已切斷了關聯^⑬。由此不難窺知這正是雙方所安排的「雙簧」，俾以問答方式減輕趙某訪馬時對此可能遭受的嚴重壓力。再從趙某自供中共對「東協」各國共黨仍然維持道義與政治關係的說法，更可證明菲官方的透露不足徵信。

不過當趙紫陽訪菲時，新聞輿論固然並沒有對北平支援菲共加以抨擊，馬、趙會談已否認真提及此項問題，亦非局外人所能得悉。然而在趙某抵菲前夕，菲國軍事法庭則正從事一宗大規模走私軍火案的審訊。法庭指控菲共主席薛森等九十二人，從事武裝顛覆活動，並在八年多以前，偷運大批軍火武器從菲北入境，軍事檢察官提出一名青年工人作證，他供稱曾受僱為走私船舶的加油工，「在海上經過四天四夜的航行，到達一處講中國話的地方」，接運大批軍火武器，這名證人正在趙紫陽抵菲訪問的高潮期間——八月八日，出庭接受偵訊^⑭，自屬耐人尋味。

如果我們了解當前菲律賓的司法獨立，只是徒具虛名，即不難窺知菲國法院適於此時審理此一菲共走私軍火武器案件，且在證人供詞中，使中共供給菲共武器的情况呼之欲出，顯然是出於馬可仕的暗中授權，其用意無非是欲藉此給予來自北平的貴賓一個下馬威：一方面表示所有中共對菲共的叛亂支援，馬尼拉都瞭如指掌，無須由他本人當面揭穿；另一方面又暗示北平，如果企望繼續爭取菲方在「亞西安」作為緩衝人，便必須在貿易上使菲方的逆差減少。

自菲律賓與中共建交以來，北平即成為菲方最大的貿易伙伴，不過貿易總額雖逐年激增，但菲方的逆差亦相隨加巨。就一九八〇年而言：中共對菲輸出總額為二億零五百萬美元，菲國對中共的輸出，只有四千五百萬美元，造成菲方的逆差高達一億六千萬美元，比一九七九年的逆差七千萬美元增加一倍以上，雙方貿易在上年固然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六，惟以菲方年來經濟情況不景氣，故不得不要求北平彌補漏卮，此乃馬可仕邀約趙紫陽訪問的主要企圖，也是中共用以籠絡菲方的重要武器^⑮。

北平輸入菲國的產品，以石油產品為主；菲方輸往大陸的，則為椰油、砂糖及精銅等。如何使雙方貿易趨向平衡？當趙紫陽與馬可仕在遊輪上會談的同時，中共「外貿部長」李強等，則在與菲方貿易官員商訂貿易協定，其後趙紫陽曾表明從本年下半年

註⑬ 「如何與東協國家和平共處」、香港《華僑日報》、「星期論文」二版、一九八一、八、十六、李文著。

註⑭ 八法新社√馬尼拉電、一九八一、八、四。

註⑮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八、一版。

開始，中共將大量增購菲方的椰油，以改善貿易逆差；馬可仕則表示對新簽的貿易協定特別滿意，但並沒有宣佈實際數字。中共一貫是以貿易為籠絡外國的手段，所承諾購買的外貨，並非根據自己的需求，就它向菲購買椰油而言，其所以由先前進口的八萬至十萬噸，激減為去年的二萬五千噸，原因在此，何況它對馬、泰也必須購買椰油，可見趙所謂的矯正雙方貿易不平衡，不過是他此行的對菲示惠而已。

五、訪馬前在菲大放厥詞

在非律賓的訪問過程中，趙紫陽因未遭受輿論的交相指責，及東主國領袖的疾言質詢，故得大放厥詞。尤其在離菲前所舉行的記者會上，他即根據中共「六中全會」為他此行所作的決議及擬定之腹稿，首先指明：北平當前的對外任務，為聯合美國及亞洲各國阻止蘇俄擴張，並非與蘇俄在東南亞逐鹿，所以中共無意在高棉扶持棉共重掌政權，而是和「東協」一樣，祇企求越軍撤出棉境後，由棉人自己決定政體，成為獨立、中立不結盟國家而達成和平繁榮^⑥。趙某又說：中共與各國共黨祇保持道義與政治關係，對其所採的策略及各國政府的剿共行動，都不加干預。中共既無意利用各國共黨奪權以建立勢力範圍，自無須支援它們的顛覆叛亂活動。惟以中共與「東協」各國共黨所建立的關係，早在與各國政府建交之前，基於此一歷史背景，以致不能不藕斷絲連。趙某更進一步指出：由於越南出兵侵棉，乃為蘇俄擴張主義的環節之一，所以並非區域問題。趙某最後一段話是針對河內呼籲與「東協」商談高棉爭端的策略而發。因河內認為高棉問題乃一區域問題，反對經由國際會議討論，其主要用意，為避免中共插手，並含有拆散「亞西安」因高棉爭執而與中共聯手反抗越俄的居心。這便是趙紫陽有此聲言的着眼點。

從馬尼拉轉到吉隆坡，是趙紫陽此行最難以應付的一站。就高棉問題而言：在「東協」五成員國之中，馬來西亞與印尼始終認為引北平勢力以抵制河內侵棉，有如引虎拒狼，貽患尤甚，所以主張與越南以談判解決爭端。大馬前外長利道丁曾為此代表「東協」有過河內之行。雖並沒獲得結果，但仍認為河內並沒有關閉和談之門。繼後越外長阮基石到吉隆坡答聘並應邀訪問印尼。都是強調河內出兵高棉，乃為了排除中共以高棉為基地而支援南越叛軍，實屬萬不得已；一俟對北平馬首是瞻的棉共殘餘勢力全部剷除，越軍自會完全撤出，這些說詞，顯然含有拆散「亞西安」與中共聯手反霸，兼有離間此一區域組織團結的用心，不過馬、印朝野大多認為阮基石的話並非全屬子虛。這是趙紫陽此行所面臨的難題。

此外，馬共乃以華人為主體，從上年底馬共主席穆沙阿末逃離北平返回大馬向政府投誠，曾出現於電視臺，並表明馬共巨頭

註⑥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十、二版。

包括總書記陳平等，廿多年來，一直以北平爲窠巢；所有叛亂奪權策略，都是經由中共要員與馬共中央在北平作成決定，再傳達到馬共山區基地予以執行^⑮。此更爲中共與馬共形同一體的鐵證。雖然趙紫陽訪馬之前，北平已將馬共廣播電臺，從華南移至泰馬邊境山區以另一波段發音，但並不能表明雙方已割斷了關係。無怪在他訪馬的消息傳出後，大馬新聞輿論都立即對此鳴鼓而攻。官方亦不斷透露即將對這位代表中共的訪客作疾言厲色的質詢。

六、在大馬的逆來順受

趙紫陽抵馬，大馬總理馬哈迪在晚宴中的致詞，發人深省的。爲馬哈迪指出：大馬政府正不遺餘力地加速經濟發展，以應全民的需求，其着眼點，在不分種族以消除貧窮，俾加強多元民族的團結合作，並增進人民的國家觀念^⑯。按中共一向以在大馬挑撥華、馬兩族間的民族感情而爲馬共張目，尤其一方面煽動華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一方面又挑撥馬人必須將剝削階級的華人予以驅除。馬哈迪之言，即係對此而發。又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訪馬時曾稱：北平不僅對華僑支持，對已加入僑居國國籍的華裔，一旦受到歧視虐待，也不會袖手旁觀。故馬哈迪的歡迎詞，亦寓有警告趙某不得蠱惑華人同情馬共的用意。

在吉隆坡，趙紫陽竭盡了逆來順受之能事。他在歡宴會上的答詞，首先是表明北平對「東協」的團結及其爭取東南亞安定和平的努力，有高度的評價，尤其贊同此一區域成爲和平中立區——這是大馬多年來所倡導的構想。接著指陳中共一向信守「和平共處五原則」，確認社會和政治制度，祇能由本國人民自己決定，外國人不能越俎代庖。這些都是將他在訪菲時所說的話予以重申。他在吉隆坡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僅由大馬總理馬哈迪將他在閉門談判中的發言，向記者透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兩點：

(一) 趙向馬方保證：中共將竭力減少參予馬共的活動，但中共認爲與馬共在精神上不能不聲氣相通。理由是假如雙方的關係一刀兩斷，勢必迫使馬共琵琶別抱而投向蘇俄，這對大馬將爲禍尤烈^⑰。若問趙某何以對馬共關係不能如他向菲方所表示的——已與菲共斷絕關係？顯然是由於大馬領袖所提出的證據確鑿，使他無法掩飾所使然。且趙某深悉越俄曾經爭取過馬共「馬列派」歸向，但未成功，所以他在無法作答的情況下，便不得不道出真言。

(二) 對於高棉問題，趙某表示中共斷無意在高棉建立衛星國。此一方面在表示北平所致力的是儘力促成棉人抗越各派聯合陣線

註⑮ 「馬共主席投誠的經緯及其啓示」、本刊、廿卷、六期、拙著。

註⑯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十、八版。

註⑰ 美聯社、吉隆坡電，一九八一、八、十。

的儘速建立；另一方面又可消除「東協」對它繼續支援各國共黨奪權並進而建立東南亞勢力範圍的疑慮。據馬哈迪向記者透露：大馬對趙紫陽的解釋，雖並不十分滿意，但認為雙方在這方面的關係，已稍有改進。其實馬方對趙的到訪，也和非方一樣，在企望增進貿易；而一向以貿易為政治釣餌的中共，也正是藉此作為趙紫陽籠絡到訪國家的資本。

中共以前籠絡大馬建交，原是以購買馬方經濟命脈之一的橡膠為先鋒。當前又值馬膠在國際市場滯銷，形成價格下跌，急於謀求開拓市場之際，所以對中共增購馬膠，寄以殷望。去年，中共輸入大馬樹膠、棕油、樹桐總值達四億三千二百五十萬美元；但對大馬的輸出總額，則為五億五千零九十萬美元^②。如何平衡雙方貿易額？中共既早有增加進口馬方產品的諾言，大馬更切望開拓大陸的樹膠市場。其談判的結果如何？雖並未宣佈，但可斷定中共必將設法平衡馬方的逆差，藉以換取馬方的友誼。

七、李光耀的當頭棒喝

中共強調趙紫陽訪問新加坡的主要任務，在加強雙方貿易，其實趙的「東協」四國之行，乃因「亞西安」外交戰的矛頭已由越俄而兼對北平所促成。「東協」的外交戰戰略及實施步驟，既以李光耀為主要策劃人，故趙在新加坡所受的壓力，與大馬的情況相較，勢必更為沈重。

李光耀在歡宴會上的致詞，即毫不留情地指出：「東協」五國都不需要共產主義，也不希望共黨為人民帶來福祉；各國都深信其國內共黨，只有在外援和外國干預的情況下才構成威脅。他接著更進一步地批評中共以往要讓共黨兄弟黨在東南亞國家奪權的觀點，實屬把事體看得過於簡單。此種策略如果不能澈底改變，則將與政府與政府間正常關係之建立，背道而馳。

趙紫陽在答詞中，矢言中共將不再干預東南亞諸國政府與其國內共黨之間的關係，且稱：「我們真誠企望東南亞國家共享繁榮、穩定與強大，此外並非別有居心……」。趙某又說：中共與「東協」國家共黨之關係，已成爲「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③。

繼後是李、趙舉行閉門會談，其討論的內容，僅由新外部常任祕書那丹向記者舉行簡報。那丹指出趙的訪新，雖是爲了加強雙方貿易與工業合作，但所討論的，乃以解決高棉爭端爲主題。據那丹透露：關於高棉問題，李光耀曾重申新加坡與「亞西安」立場，表明無意把棉共獨佔的「民主高棉」，強加於高棉人民，所以不能不強調在越軍撤出後，必須由聯合國監督棉人自由選舉，俾能在沒有任何威脅下選出領導人，此外李氏又表明新方與「東協」對解決高棉爭端所致力的，爲尋求政治解決方案，與棉共

註②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六、六版。

註③ [華僑日報]，一九八一、八、十三、三版。

及其他方面主張的尋求軍事解決觀點頗有分歧，這便是對北平所強調的——「高棉問題的解決，在戰場上所得不到的，斷不能企望取之於會場」的駁斥。

新方又提及上年李光耀訪平時，中共領導人曾經同意一旦越軍撤離後，高棉舉行自由選舉，各派的武裝都必須一致解除。這顯然是譴責中共代表在國際會議中出爾反爾。而趙紫陽的答覆是：在目前談放下武器一事尚非其時，因為棉人抗越聯合陣線尚未成立，「民主高棉」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又面臨到了考驗關頭。據那丹表示，趙紫陽在會談中，着重於如何促成抗越聯合陣線的即早組成以及「民主高棉」在「聯合國」的席位怎樣繼續確保^②。

至於貿易問題，雙方的貿易額雖已逐年激增，但新方的逆差則並未平衡。雖然新方對大陸貨的輸入是以轉口為主，仍可獲得轉口利潤，但仍然要求北平設法平衡貿易，藉以推銷新方的工業產品。值此雙方決定互設貿易辦事處，而中共又視此為建交先聲的當前，新方在此次的會談中，或可獲得減少貿易逆差的甜頭。

八、結 論

趙紫陽在泰國只有兩小時的停留，僅曾向普瑞姆首相與西迪外長彙報三國之行的結果，其談論無足輕重。從表面看：「東協」五國對中共的立場，頗有遠近的分歧。一般多認為泰、非對北平相當接近，新加坡亦似乎相同，至於大馬與印尼，則大有距離。尤其因為耶加達與北平的邦交迄未恢復，以致有人懷疑趙紫陽的四國之行，含有離間五國的用心，而彼此一區域組織的團結合作，受到不良影響。但實際上，「亞西安」對越俄侵棉所採取的外交戰略，乃由李光耀為策劃人，並以泰國五世皇的外交遺訓為根據，即在強國之間採不即不離立場，俾收到從中制衡效果，一旦面臨侵略，則聯合友邦及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以五國合作而採取此項外交戰略，既可分別扮演不同角色，更可在中共與越俄之間相互制衡。中共固然在玩「東協」牌，「東協」更在玩「中共牌」，其團結又豈會受到趙紫陽的挑撥！

再者，大馬外長蓋沙里在印尼表明：趙紫陽所提的中共停止支援馬共的保證，不可置信；繼後馬方又向華府提出忠告：要求美方必須注意中共對東南亞所構成的威脅，較越俄尤有過之。此一忠告正是針對趙在菲所作北平已聯合美國反擊蘇俄向亞洲伸張霸權的言論而發。無怪中共「新華社」已承認趙的「東協」四國之行，對拉攏「東協」領袖的任務，並沒有完全達成。

註②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十三、三版。

趙紫陽訪問「東協」四國的任務與評價